



小品天地寬——

讀《隱地二百擊》



隱地二百擊
隱地著 / 爾雅 / 9501 / 200元
ISBN9576394147
平裝

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 ◎ 歐宗智

容世故，可以筭記瑣屑，可以談天說地，本無範圍，特以自我為中心，以閒適為格調，與各體別，西方文學所謂個人筆調是也。」法國作家蒙田（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）在他的《小品文集》序中說：「我希望表現我原有的、自然的、日常的面目，不要帶一點做作，因為我是描寫我自己……」《隱地二百擊》亦是上天下地，幾乎無所不談，作者則現身說法，是小品文，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日記，我們透過此書可以看到作者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細節，更加認識隱地這一個人，尤其關於「人生」的所思所想，儘管尚談不上系統，但已觸及哲學的邊緣，足以發人深省。

隱地的哲理小品《心的掙扎》、《人啊人》、《眾生》等，都是人生的沉省錄，《隱地二百擊》亦有不少精采者，如「我們活在黑夜白日的交替中，其實就是在生死間穿梭」（頁67）、「做人，有點懶又不要太懶，懶到恰到好處，也是一種生活哲學」（頁73）、「在我們生命裡匆匆出現又匆匆消失的，都有些不平凡和神秘。像流星閃過的，總讓我們思念，而陽春白日似的無聊，卻是生命的本質」（頁160），此皆與人生閱歷及體驗有關，年近七十的隱地，看遍紅塵人間，其看法深刻過人，可以說散發智慧的光華。

出版家隱地早年寫小說、從事文學批評，後來在出版之餘，也寫遊記、小品、隨筆、小小說，1995年起，陸續寫了四本詩集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接著又寫了不少專欄和日記，幾乎年年有新作問世，可以說是隱地創作生涯的豐收期。2005年10月，隱地整理出版了歷年散文精選《草的天堂》，不到三個月，2006年元月隨即再以《隱地二百擊》跟讀者見面，此書共收二百篇札記，每篇都維持於二百至三百字之間，體例特殊而完整，雖是「左一拳，右一擊」的小品，卻內容豐贍，篇篇可讀，呈現寬闊的天地，足以媲美晚明張岱的小品——記事說理抒情無所不包的《柳塘文集》。

夏丏尊《文章作法》謂：「從外形底長短上說，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為小品文。」《人間世》半月刊則對小品文有較為完整的定義：「蓋小品文，可以發揮議論，可以暢洩衷情，可以摹繪人情，可以形

就跟《身體一艘船》一樣，本書有甚多作者面臨老境的感喟，中年以上的讀者閱之必定心有戚戚焉。隱地看到牆上自己52歲的照片，覺得照片中的他「看著我一天比一天老」（頁58），感嘆活著活著怎麼青春就不見了，連矯健的身手也變得遲鈍了；形容「老」就像是一班轟隆隆而來的火車，明明上車時是意氣風發的年輕人，怎麼下車時個個已變成步履蹣跚的老弱殘兵；於是，當「春之圓舞曲奏起，我們—屬於老人的我們，名字一個接一個在報上最後一次出現，正是死神光臨之日」（頁77）。讀來怎不心驚？

看著被歲月催老的自己，作者有點無奈，因為再怎麼抵抗也是徒然。但隱地不鑽牛角尖，他坦然接受這一切，畢竟，擁有生命就是一種幸福，心思偶爾轉個彎，世界便完全不同了，隱地認為：「老年是收穫季，讓餘火美麗如夕陽，增添人間無限讚嘆！」（頁74）以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面對人生，「看看天上的雲，地上的草，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，尋找自我生存的意義」（頁52）；期許自己「活一天，就要活出老人的智慧和對生命不懈的律動」（頁169）；亦如作者自序所言：「只要肯向前走，人生就會有路！」雖然眼前的世界有時讓人生氣、不滿，生存更是一種磨難，隱地依然於〈過程〉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們都已降臨在這個世界，就結結實實活一場吧！在人生的大幕降落之前，讓我們享受生命的過程之美吧！」（頁218）

於是工作之餘，隱地繼續過著「雅痞」的生活，喝添加翠綠檸檬皮絲的卡布基諾咖啡、聽古典音樂和流行歌曲、看各種類型的電影、發現與品嚐美食，以及閱讀、寫作。在內湖的家，面對落地窗外隨風飄舞的綠

樹，聽著音樂，喝著咖啡，他說：「每天只要面對窗外坐著，寫作田畝就會結出詩和散文的果實。若寫不出，我就閱讀，只要閱讀，我就成了小飛人，飛翔在文學的海洋，飛翔在知識的天空。」（頁109）令人羨煞！此外，《隱地二百擊》強調，在人生的比重上，對藝術生活的追求，要看成和吃飯、睡覺一樣重要，否則人生的意義何在？而此書在藝術生活的追求方面，當以關於電影的敘寫最為可觀。隱地是個百分百的影迷，他說：「電影都是幻象，真實生活裡沒有的，電影卻可以憑想像和夢境甚至潛意識大膽的拍出來，因此電影比真實人生更豐富。看電影，有時幾乎讓我們感覺自己是會飛的人。」（頁137）又云：「電影世界是我們整體社會的縮影，也是真實人生的寫照，更是人類醒或不醒大夢—的大工廠。」（頁168）書中提及的國片、外片超過二十部，包括「天邊一朵雲」、「空屋情人」、「希臘首部曲—悲傷草原」、「感官解析」……等，其影評言簡意賅，每每興起人生之感悟，饒富餘韻。更有趣的是，作者閒來無事，也會翻閱全版的電影廣告，而且看得津津有味。

《隱地二百擊》在文體方面有其特色，文筆則是「舒服」二字適足以形容，對讀者來說，這是一種看不見的溫柔和體貼。隱地有文字的潔癖，於〈贅疣〉說道：「寫文章要寫到別人無法任意搬動字詞和句子……虛胖不健康。文章也一樣，先求準確通暢，再求風格之建立。」（頁30）作者果然身體力行，書中的二百篇小品札記，正是上述理念絕佳的寫作示範。而文如其人，蒙田小品文之「我是描寫我自己」的理念，於《隱地二百擊》也可以再一次取得有力的印證。